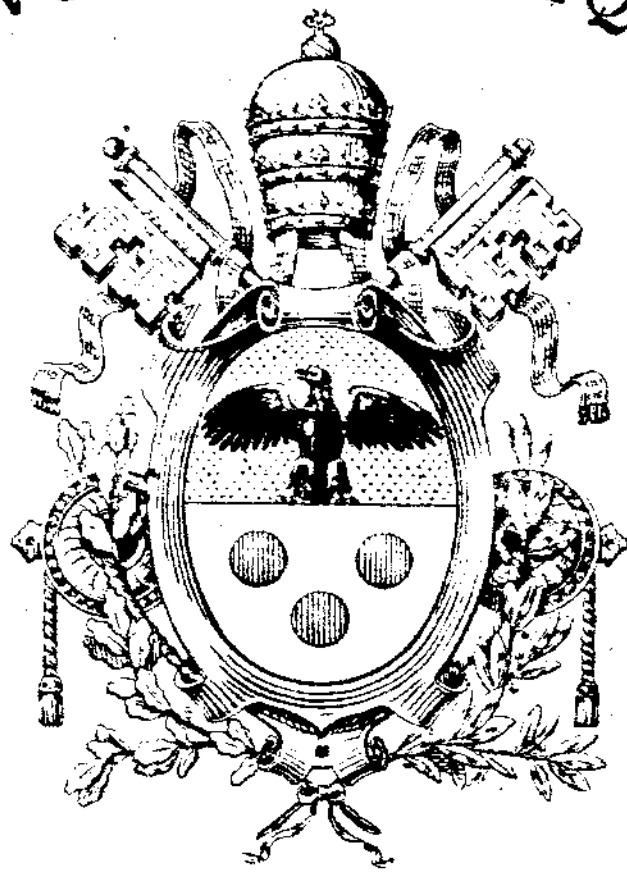


聖教雜誌

REVUE CATHOLIQUE

中華民國十三年陽曆九月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四年

N°171

第十三年 第九期

要目

插圖○湖北蒲圻成和德主
教 教宗專使剛公於何
家行彌撒後攝影

論說○宗教問題之商榷

(宗禪)

傳記○畢大爾歸正史(望
月)

雜著○天主教傳入中國至

今之一瞥(盤谷) 新名

詞(抱真) 家主與傭僕

(守樸) 公會議補錄

說林○瀝血拯奴記(化社)

近事○教中新聞 學界新

聞 教育消息 中外大

事表

●收買志書通啓

逕啓者 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千有餘部惟所缺尙多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尤屬寥寥無幾諸君家有藏書如肯割愛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書無新舊但與敝處所藏不相重複即當通函商購此佈達順頌
台祺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謹啓

江西

吉水縣 安福縣 龍泉縣 雲都縣 信豐縣
會昌縣 上饒縣 龍南縣 定南縣 甯都州
石城縣

湖北

武昌府 漢陽府 安陸府 天門 房縣
德安府 應山縣 黃安 蘄水 羅田縣
麻城 蘄州 黃梅縣 松滋縣 宜都縣
興山縣 端東縣 恩施縣 咸豐
善化縣 瀏陽縣 益陽縣 攸縣 安化縣
岳州府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澧州
安鄉縣 慈利縣 永定縣 寶慶府 新化縣

湖南

四川

步城縣	武岡州	新甯縣	衡州府	清泉縣
耒陽縣	安仁縣	臨武縣	藍山縣	嘉禾縣
武陵縣	龍陽縣	沅江縣	辰州府	沅陵縣
瀘溪縣	辰溪縣	溆浦縣	永綏廳	乾州府
晃州廳	沅州府	芷江祥	永州府	零陵縣
邵陽縣	東安縣	道州	永明縣	新田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甯縣	郴州
永興縣	宜章縣	興甯縣	桂陽縣	桂東縣
永順府	龍山縣	保靖縣	南州廳	
成都府	雙流縣	溫江縣	新繁縣	金堂縣
新都縣	灌縣	彭縣	崇甯縣	簡州
崇慶州	新津縣	漢州	什邡縣	資州
仁壽縣	資陽縣	井研縣	內江縣	綿州
德陽縣	安縣	茂州	汶川縣	理番縣
甯遠府	西昌縣	鹽源縣	冕甯縣	蒼溪縣
南部縣	廣元縣	昭化縣	通江縣	南江縣
順慶府	南充縣	西充縣	蓬州	營山縣
儀隴縣	廣安州	鄰水縣	岳池縣	馬邊廳
慶符縣	南溪縣	長甯縣	高縣	筠連縣
珙縣	興文縣	隆昌縣	叙永廳	永甯縣
雷波縣	江津縣	長壽縣	永川縣	綦江縣



湖北蒲圻成和德主教



論說

宗教問題之商榷 (續)

宗澤

●耶穌所立之教為神示之真教。釋道回儒誓反教拆教皆非神立之教。

●耶穌真教且有司訓司鐸司牧三權。一完備教會所當具之要素。

●有一首領統治教會有一超性宗向及得此宗向之方法。

●常有繼續聖伯多祿首領之人直至世終。

●有四標記卽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使與他教有別。

●故人苟誠心研究何患真教之不得哉。

雖然我研究宗教。既以基利斯督教聖經上之默示。而知耶穌實為真天主。自天來世。默示人真教矣。然天下宗教多門。真教究不能有二。且自來立教之人。皆謂己教之真。故欲認為耶穌所立之真教為獨一無二。苟不取天下之所謂宗教。曰釋。曰道。曰回。曰儒。曰誓反教。曰拆教。一研究之。彙觀之。讀者或不能明也。

釋教創自釋迦牟尼。釋自謂刻苦沉思。醒悟大道。以傳教為己任。道教或謂根於黃帝。或謂昉自老子。或謂創自寇謙之。回教則穆罕默德自謂得天主之默啟而立。誓反教在十六世紀時。創自英王亨利第八及路得加爾文。而與天主教自離之教。拆教則不服從羅馬教皇命令。而別立之一教。至論此各教之真偽。當專篇另論。

論說... 宗教問題之商榷

三百三十七

1

今祇舉其原始。表示其自謂默啟之梗概。已不來自乎神。故其所立之教。非神示之真教。而與耶穌默啟之真教比較而觀之。已可知其崖畧矣。夫耶穌自天降世。默示真教。訓導萬民。穩趨天國。然自耶穌復活升天後。其默示之真道真教。如何能保存。而永世弗替。此吾人先宜研究者也。耶穌係天主聖子。降世爲人。實卽天主其所立之宗教。爲衆人所當從之者。以此教引入天國。安享永福。不入其教。則不能入天國。慘遭永禍。其關係至重大也。夫人性爲惡。易爲善。難欲求真道。窒難殊多。非有人訓導之。指示之。恐難得其門。故揆之於理。耶穌苟不立真教也。則已立真教也。當使此真教有教會之性質。教會中有主持其教之人。任訓導之責。而使耶穌默啟之真道。永保勿失。換言之。耶穌所立之教。

當自成一完備之教會也。完備之教會。有司訓。司鐸。司牧三權。司訓所以傳授教道。司鐸所以舉行教禮。司牧所以管治教會者也。而耶穌所立之教。實有此三者。故耶穌所立之教。爲完備之教會。今試言之。耶穌在世三十三年。死前三年。傳教訓人。簡選十二人。加以格外之訓迪。授以宗徒之尊號。付以天國之權能。令保守己道。留傳於天下萬世。而定之爲教授真道之機關。夫耶穌所立之真教。既爲衆人絕對當從之教。關係永遠禍福。故其所立之教授機關。其教授真道也。當不能有錯誤。蓋代耶穌教授之人。而有差誤。則其所教。已非耶穌默啟之真道。耶穌遣宗徒傳教而告之曰。我遣爾曹。如父遣我。夫天主聖父之遣聖子。付之以不能錯誤之教授權。耶穌卽以此權。

付之宗徒。而令傳己之道理。且又許以天主聖神。永與之偕。至於世終。扶助其教授真道。此卽耶穌給予宗徒訓誨萬民之傳教權。不特此也。耶穌所立之教。爲超性之教。既爲超性之教。當必有超性教會之宗向。卽使教友有成全之德。而組織一司祭職是也。耶穌復活後。果付宗徒付洗、赦罪、舉行聖祭之權。而定之爲司祭。此卽施行聖事之敬禮權也。夫一會之組織。有屬下之人。卽有管轄屬下之長。此管轄之權。分爲立法、裁判、譴責三權。而耶穌立教會。實與宗徒此掌理教務之權。曰。凡爾等赦人罪則赦。爾等留亦留。以天國之鑰。授於伯多祿。令其牧己羣羊。此卽管轄屬下之統治權也。由是言之。耶穌欲已默啓之真教。傳佈於後世。且欲使此真道之永存。立定十二宗徒爲繼續

己任之人。與之以司訓、司鐸、司牧三權。然十二宗徒中彼此互相平等。無一爲尊長乎。抑有一尊長執教會之全權。居首領之地位乎。換言之。抑爲共和教會。或爲專制教會。此又不可以不

論。我觀之聖經。而後知耶穌所立之教會。確有一尊長。居首領之地位。掌執教會之全權。而負統治全教會之職者。蓋耶穌命十二宗徒傳佈真教。於十二宗徒之中。特選聖伯多祿爲宗徒之首。付以特權。命其代己統治教會。所以伯多祿既信耶穌爲基利斯督。活天主之子。耶穌預許以宗徒之首位。語之曰。我語爾。爾爲伯多祿。在斯石上。余將建我教會。冥府之門。不能勝之。予將與爾天國鑰。凡爾繫於地。在天亦繫。凡爾釋於地。在天亦釋。復活後。則實行授與首位。

三次問伯多祿曰。愛子勝於別位宗徒否。伯多祿三次謙然答曰。於是耶穌將己羔羊母羊一併托伯多祿撫牧。羔羊表示爲眾信友。母羊則表示其餘之主教司鐸等。

耶穌立伯多祿爲宗徒之首。統治教會。耶穌升天後。伯多祿實行其職權。別位宗徒亦承認之。而無異言。如選瑪弟亞居宗徒之位。以補茹答斯之缺。聖神降臨之日。首先出外講道。日路撒冷首次公會議。伯多祿實爲主席。此非居於首領地位之明証乎。

以上所論。祇言其教會內部之組織。未及其教會之要素。與夫被治者之關係也。夫會者。多數人組成之團體。同力合作。以求得公共之宗向也。故一會之成立。當有團體。當有公共之宗向。然會不一其會。各會有各會之宗向。得此宗向

之方法。各會亦不同。耶穌所立之教。爲一會。故當有一團體。其團體之宗向。卽超性之宗向。得此宗向之方法。亦當超越乎人之本性。及其能力之上。耶穌所立之教會。實有此三條件也。

耶穌三年傳教。招徒訓眾。頒定職任。選立徒長。令其傳佈福音。分往天下。召人信從。同歸一棧。耶穌傳教時。非特宗徒隨從之。且有七十二徒及其他信徒。常與之偕。此耶穌之會。所以爲多數組成之一團體也。耶穌定教之宗旨。乃引人敬崇真主。救己靈魂。故其在世常以此爲依歸。并欲其所立之教會。遵循此軌。以迄世終。此耶穌所立之教。所以有一公共宗向也。得此宗向之方法。又爲超性的。蓋耶穌親立聖事。使人成聖。且有聖神之聖寵內助。以赴此超性之宗向。會中之人。則又同心合力。同信一道理。同領一

聖事。同守一教規。彼此相通。趨厥超性宗向。此三要點。爲任何社會所無之要素。獨耶穌之會有之。

耶穌既立教會。復活後親遣十二宗徒。傳佈真教。立伯多祿爲教會之首。然其教會。抑祇爲如德亞人。而無普徧之性質乎。抑祇爲一世紀。或數世紀。宗徒而後。卽隨之而淪亡乎。曰。否。耶穌之教會。乃爲世世萬民。而有普徧之性質。故其遣宗徒而語之曰。往訓萬民。未嘗有國境之區別。且其會爲永久的。與世俱終。故其遣宗徒而言之曰。我與爾等偕。直至世終。由是觀之。耶穌立定一教會。使己之事業。留傳後世。當其在世之時。聚集宗徒。己爲彼等有形之首。升天之前。乃定伯多祿代己之位。而已爲在天無形之首。耶穌默啓之教。來自天主。當爲

萬世萬民。存至世終。導引眾人趨赴宗向。以至天國。而與耶穌享受永遠真福也。耶穌之教。豈非真正宗教哉。

十二位宗徒。既選爲傳佈真教之人。伯多祿爲聖教之首領。然宗徒之在世也。爲時無多。及其沒也。耶穌所立之教會。抑尙有繼續之人。傳揚真教乎。今再進論之。

當耶穌復活後。遣宗徒傳教時。語之曰。往訓萬民。余將與爾等偕。直至世終。夫宗徒非常生不死之人。能與世俱終者也。耶穌語之曰。余與爾等偕。直至世終。故此語也。非祇指宗徒而言。實亦指繼續宗徒事業之人而言。否則耶穌之言。絕無解說。耶穌之視宗徒。非如祇有私人之資格。然實具聖教會公人之資格。換言之。諸凡接宗徒職權。而繼續耶穌之事業者。皆爲耶穌

一 千 九 百 二 十 四 年 陽 歷 九 月

耶穌繼續之人。聖神降臨之日。宗徒等即出外傳教。召集信友。不特在如德亞國。且在外教之邦。凡其教傳至之處。即設立教務區域。立司鐸主教等。以統治之。若聖保祿宗徒之祝聖底莫德Thimothée爲主教。使之襄理教務。又囑以祝聖繼續之人。告之曰。爾其慎哉。宣佈福音。善盡爾職。予將逝矣。此非宗徒等亦選定繼續傳教。統治教會者之明証乎。

顧十二宗徒之中。有聖伯多祿爲首領。繼續宗徒統治教會者之中。亦有一首領乎。抑或皆爲平等。彼此無區別乎。吾觀之聖經。而知聖伯多祿首領之權位。亦有繼續之人。與世恒存。蓋耶穌以伯多祿爲教會之基礎。魔力不能攻破。立以撫牧羣羊。統治教會。但伯多祿爲有生有死之人。耶穌且預言其致命。若此首領權位。與伯

多祿俱亡也。則耶穌之言。自相矛盾。故此統治全教會首領之權位。當與世並存。換言之。凡繼續聖伯多祿之位之人。即繼續聖伯多祿統治全教會首領權位之人。願繼伯多祿統治全教會首領之人爲誰。即今之羅馬主教也。蓋伯多祿定首領座位於羅馬。死於羅馬。伯多祿死後。羅馬之主教座位出缺。及有人接任此羅馬主教座位。即成爲繼接伯多祿首領權位之人。有統治全教會之權。承領伯多祿首領之一切權責。故羅馬主教。實爲耶穌所立定之教會元首。而繼續伯多祿首領權位之人也。

統觀以上所論。耶穌來世。默示真教。示人敬造物主之正路。耶穌所立之教。爲獨一之真宗教。入其教。則能救己靈魂。永享真福。不入其教。則不能享永生天堂之福樂。此耶穌所立之真教。

所以爲人緊要之真教也。顧今日宗教林立。旁門異道。莫知適從。何者爲耶穌所立之真教。何者非耶穌之真教。有何標記以識別之乎。余曰。審辨耶穌之真教。有二途徑。一研考耶穌所立之教之歷史。標定其教所有之要素的。獨有的。顯易的標記。在各宗教中考察之。凡一宗教而有此標記也。則爲耶穌之真教。否則爲非真教。此第一法也。至論第二法。則合天下所有各宗教。詳細比較。凡一教而有一出等奇異之標記。爲他教所無者。則此教爲真教。否則爲非真教。此第二法也。

吾嘗觀耶穌真教之信經。而知真宗教之標記有四。一至一。二至聖。三至公。四從宗徒傳下者。至一。謂奉教之人。屬於同一統治之主權下。信同一之教理。有同一之敬禮。至聖。謂立教會之

人。爲至聖者。教會之宗向。與得至宗向之方法。皆爲至聖者。至公。謂耶穌所立之教。爲普世萬民的。公而無私。徧佈乎全世界者也。從宗徒傳下者。謂耶穌之教。授自宗徒。由宗徒傳下至今。絕無間斷。今以此標記合各宗教而觀之。則知獨有羅馬天主教。具有此等標記焉。

蓋羅馬教會。有統治之一致。普世主教司鐸。教友。無一不屬於羅馬教皇統治權之下。且有信道之一致。敬禮之一致。羅馬教會。又爲至聖之教會。創之者爲至聖之耶穌。而其宗旨。則引人爲聖。永享天福。其得宗向之方法。爲聖事。賦人聖寵。其教又爲至公的。今日之羅馬教會。已散佈於五洲萬國。凡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至。無不有羅馬公教踪跡。羅馬教會。從宗徒傳下者。蓋其信從之道理。傳自宗徒。絕無損益。其權位

又授自宗徒。歷代相傳。綿延不絕。其餘天下之宗教。無此標記。或有其一而不全。考之宗教史。與夫今日之事實。可以見之。此羅馬教所以爲耶穌親立之真宗教也。

夫研究今日之各宗教。而見羅馬教。立自耶穌。經過無數之艱難。上被君王挫折。下受異端間離。然二千年間。卓然自立。不爲風波傾覆。羅馬教中。又多出類拔萃之人。作一番大事業。或爲教會而受諸般苦楚。爲人力所不能忍受者。如聖教會艱難時。捨生致命而不惜。或有立奇功偉德。非他宗教之人所能企及者。如聖方濟各。聖味增爵等是。凡此諸奇特之標記。亦非他宗教所有者。耶穌所立之教。獨有此標記。此亦爲研究耶穌真教之一法也。

綜而論之。人爲有靈的宗教動物。皆有一宗教

信仰。此事實也。吾以是知宗教實根於人性。然衆人所同具之宗教信仰。大抵爲性光所指示。故其信仰。不得謂爲完備。雖爲度宗教及倫理之性命。已足以應付。然及乎文化日進。民智日闢。人之宗教信仰。不自滿於此淺級之知識。於是有進求神默示宗教之奧理者。故無一國史上。不信天人交際之事也。而天人交際。非特能成之事。且事實上。實有其事。聖經上所載耶穌默示之真道。非明証乎。且耶穌所默示之教。有其標記。卽預言與靈蹟。証其教之來自造物主。故有當信之價值。爲救靈者所不能不信。惟此真教會。與以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之四標記。以別其於他僞宗教。在明眼人必能辨之矣。人苟誠心研究宗教。以此四標記。尋獲耶穌所立之真宗教而皈依之。此爲作者所深望也。

傳記

畢大爾歸正史 望月

聖體證據

瑪竇經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至二十八節 耶穌取餅祝而剖之。授其徒曰。受而食之。此乃我體。復取爵謝主。授徒曰。飲之。蓋此乃我新約之血。瑪爾谷經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節 語同上。路加經第二十二章第九至十二節 又攜餅致謝謝天。剖而授徒曰。此乃我體。為爾等付授者。爾等其行此以憶我。：攜爵曰。此爵乃新約之血。我將為汝曹傾流者。若望經第六章第五十一至五十九節 耶穌曰。予即活糧。自天降下者。食此糧必永活。予將錫之糧。即是我體。為世人之生命。超性生命如德亞人互詰曰。此人安能以己體與我等食乎。耶穌曰。我實告汝等。汝等不食人子體。不飲其血。必無生命。食我體。飲我血。乃得常生。：蓋我

傳記 ... 畢大爾歸正史

體真為糧。我血真為飲也云云。保祿致書哥林多教友第一封第十章第十六節 曰。吾儕祝福之爵。豈非用以共領基利斯多之血乎。吾儕剖分之餅。豈非共領吾主之體乎。又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節 曰。故不論何人。冒食此餅。冒飲吾主之爵。是冒犯吾主體血之罪人也。：是不辨吾主之體。即不以吾主之體與平常食品分辨。而如飲食己之罪案也。

彌撒聖祭證據

彌撒聖祭。上古之世。已有其預像。如古經創世志第十四章第十八節 撒冷國王名墨耳基塞得克獻餅酒為祭。蓋其為至尊天主之司鐸也。先知瑪拉基第一章第十一節 代天主而預言曰。遍地行祭而獻於我名。以純潔之祭品。按聖師詮釋上所言餅酒之祭。純潔之祭品等。俱為日後彌撒聖祭之先聲云。後新經路加經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至二十節 耶穌立聖體以後。即謂徒

三百四十五

曰爾等其行此以憶我。保祿致書於哥林多教友。第一封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節述耶穌以餅變已聖體後。謂徒曰。爾等其行此以憶我。繼取爵變酒為己聖血後。謂徒曰。爾等每飲時。行此以憶我。耶穌命宗徒行此以記憶者。按上下文觀之。明指其所行之變餅酒為體血之事也。今彌撒中司祭所行者。無非代表耶穌奉其聖旨。藉其全能神力。以餅酒變其體血。作為祭品耳。若是祭品。純潔之至矣。天主教既為至公之教。業已傳於普世。故此祭禮。亦隨而行於遍地。則瑪拉基之預言。豈不驗如響應乎。保祿致書赫伯來教友。第五章第一節曰。凡大司祭。咸自人間選擢。曾奉委派在天主前。為人供職。獻禮物。及贖罪之祭。因其自己極形軟弱。故對於愚蒙錯謬之人。必能體恤之。因而為贖百姓及本身之罪過。應當獻祭。

然不可有人僭竊此榮位。宜如亞耶古教大司祭也之祭。為贖百姓及自己之罪過者。即天主教中司鐸輩所獻之彌撒聖祭也。保祿又謂不可有人僭竊此榮位。宜有天主聖召。為此按天主教定律。凡有志為司鐸者。宜先入修院肄業。經十餘年之考驗。察其性格。呈示一種聖召之證據。方蒙主教准授神品。晉升司鐸。果大非吾誓反教中謀牧師之缺。概為金錢主義者之所可同日語也。

神品証據

路加經 第二十二章第十九節 爾等其行此以憶我。此字指上祝聖餅酒變耶穌體血之事。事最神聖。豈盡人之手。可以冒瀆妄行。耶穌命徒行之者。其必授以神品。容何疑乎。若望經 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節

耶穌謂徒曰。賜汝等安好。我遣汝曹。猶如父主天

父之遣我。言畢。噓氣謂之曰。爾等領受聖神。凡

爾等救人罪。罪必赦。爾等留人罪。罪則留。解罪

之權。亦神品之一職也。既授此職。即列入其品。宗徒大

事錄。第六章第五至七節於是選舉斯德望。充滿信德。及

聖神之人。及非律伯。等。令其侍宗徒前。徒准

定宗徒為之祈禱。行覆手禮。即祝聖之而又第十

第二節。正值伊等。指上操司守齋公行敬主禮

指彌撒祭神權者之時。聖神謂之曰。將掃祿及巴爾納伯

須分出交我。以行余所委派之事。傳教外伊等

乃齋戒而又祈禱。為之行覆手禮。查掃巴二人時

已為司鐸。故此大覆手禮。乃祝聖為主教。而授以較大之

神權也。保祿致書弟茂德。主教。第一封第四曰。毋

輕忽所領神恩。指神權及善盡神品諸職之龍光即

當司祭者。按先知之默啟。行覆手禮之時所賦

昇於爾者也。

終傳証據

瑪爾谷經。第六章第十三節宗徒遇多患病者。傳之以

油。而治愈之。雅各伯書。第六章第十曰。爾等中

如有患病者。宜請教會司鐸前來。為之祈禱。因

主之名。而傳之以油。有信德之祈禱。能救病人。

而天主亦扶慰之。若其有罪。亦將赦免。此即終

傳之來歷。宗徒雅各伯。令人遵守。其受教之於

耶穌無疑。粵稽聖教信史。知終傳之禮。果自宗

徒時迄於今日。歷代通行。而聖師學士。眾口一

詞。稱為耶穌所定。良有以也。

煉獄証據

古經先知依撒以。第四十二章第六及七節預言救世主之

職務曰。余維主宰。即造物主立爾。指將來之救世主耶穌為。援

救鎖鍊囚禁處於幽暗之囹圄中人。又第四十

傳記 畢大爾歸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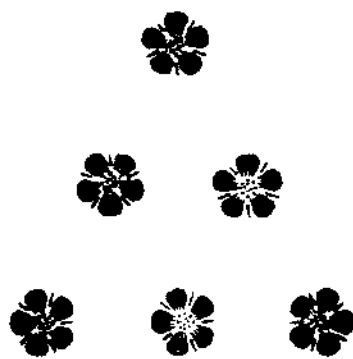
獄。俟後耶穌降來。其宣道之時。則曰。勿意我來廢律。或廢先知。律與先知。謂古經上所定規律及諸先知之預言等是也。我不來廢之。實以守之。瑪竇第五章第

十六節然檢閱新經。知救世耶穌及其門徒於傳教之際。每見猶太人。狃守祖遺有弊無利之習慣。必然苦心孤詣。力行矯正。乃倘無煉罪之獄。則為亡者禱祭。豈非有弊無利之舉乎。何未聞耶穌或其弟子。一言之禁阻也。且不獨不行禁阻。反又進言煉獄之可懼。如瑪竇經第五章第

十六節耶穌曰。爾與仇在途中。即在生時速行和好。恐其送爾於讞官。讞官發爾於隸。遂下爾獄焉。我實告汝。非償盡毫末。弗克出此。所謂獄者。必非世上之牢獄。乃死後之煉獄。言非償盡毫末。不克出此。意謂在煉獄贖罪。非補盡細微之愆。尤過失。不得出升天國也。保祿致書哥林多教友

傳記... 畢大爾歸正史

第一封第三章第十三及十五節。曰。各人之工行。必將顯露。蓋大主之日。即人死後天主審判之時日也將揭曉之。因有火以燭照之也。凡各人之工行如何。一經火驗而分晰。倘有人焉。其所作之工。被火焚燃。必受損失。然此人倘能得救。惟當如經火之試驗者然。保祿所謂之火。非世上之火。乃後世天主用以罰罪之火。其又謂所作之工。被火焚燃。而其人倘能得救云云。可知此火。並非永苦地獄之火。乃煉獄之火。蓋其人雖有小過。然未有重罪。故暫居煉獄。受奇火之煨煉。煉畢。可以升天。故曰。倘能得救。惟如經火之試驗者然云。



雜著

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今之一瞥 (續) 盤谷

元滅明興。西教士乃不見容於朝。即內斯多畧異端之教。亦漸絕迹。然天主不忍中華人民坐於幽冥之中。無人援救之也。嘉靖二十九年。聖方濟各沙勿畧謀入傳教。不幸未入中國。而實志以沒聖人去世後三年。各會修士先後接踵而來。若聖多明我會。聖奧斯定會。聖方濟各會。然因海禁綦嚴。皆未得入內地。耶穌會士方濟各白來斯及羅明堅等。先後繼來。先利瑪竇二
年來中國亦未能久留。直至明萬歷八年。即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利瑪竇偕二三同志。始得入內地。實行開教。使元代以來已絕之統。得以再續。是以史家論中國開教事。有明以來。咸以利氏為第一。

當時傳教士不能入中國內地。往往在澳門駐足。澳門本中國地。葡人於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始佔據之。附近貧民。來澳謀食者。實繁有徒。因而得與駐居澳門之傳教士。周旋晉接。進教領洗者以千數百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教宗庇護第五。允耶穌會總長聖方濟各博爾日亞之請。將亞比西尼主教加爾內畧。調任澳門。統管中國及日本一切教務。是為元代以後。第一任主教。加氏為耶穌會士。澳門官商為之籌捐巨款。修大堂一座。宮院一座。又為中國教友。別建聖堂一座。奉聖瑪爾定為主保。加氏於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出缺。在任凡十六年。除澳門之聖堂外。中國內地所建之第一聖堂。即羅明堅在肇慶所建之堂。堂中規模。雖非宏敞。然形式雅觀。內設祭台。台上供耶穌聖像。像

上大書天主二字。天主之稱始此。然未及六稔。而肇慶聖堂被劉制台霸佔。於是利瑪竇之韶州。因該處紳商之歡迎。卽建堂棲止焉。

時中國有二少年。一名鍾銘仁。一名黃明沙。來韶州追隨利公。且有志修道。厥後二人入耶穌會。幫助傳教。頗著賢勞。爲當時西士所倚畀。

中華聖教有堂矣。有傳教士矣。宜其發展日進矣。不料萬曆三十九年。韶州聖堂被亂民搶掠。僧徒之流。又從中煽惑。神父輩等。卒離去韶州。

計韶州立堂。始於萬曆十七年秋。¹⁵⁸⁹終於三十九年。¹⁶¹¹凡歷二十四年。

利瑪竇志宏願大。思至北京傳教。以樹其基。爰於萬曆二十三年春。隨石侍郎赴南京。旣抵南京。石侍郎趕程北上。與利公訣別。利公天涯孤旅。舉目無親。旣無棲身之所。乃折往南昌。而江

西。遂於此時開教。然利公僑居南昌。不忘進京之志。適有王忠銘者。廣東瓊州人。新補南京禮部尙書。由籍赴京。路過南昌。利公得此好機。遂偕郭居靜司鐸。搭王尙書船。起身北上。其南昌教務。則委龍華民。羅儒望等接管。

利公至北京。適此時中國與日本構兵。或有疑公爲日本間諜。以故無敢爲之上達者。乃又離京南下。同故友瞿太素同至南京。時王忠銘已先利公回南京。上任視事矣。瑪竇與太素旣抵南都。僑居承恩寺。又得王尙書之保護。擬在南京立堂。戶部堂官劉斗墟。聞知此事。以官廨相讓。傳教士於是得有安身之所矣。

次年卽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又得進京。派郭居靜主持南京教務。獨携龐迪我北上。利公在京。進呈方物。得皇上優旨。安居京師。乃

在宣武門左近。買屋立堂。是爲南堂之始。初年祇有龐迪我相從。三四年後。又有費奇規與熊三拔兩司鐸。來相依隨。

利瑪竇學問優長。於各種科學。無不精通。且道貌德容。迥超凡俗。名公鉅卿。皆樂與之遊。士大夫中。得聞其道。毅然奉教者。亦有其人。若監察御史馮應京。大僕寺卿李之藻。相國徐光啟。京兆尹楊廷筠。諸公是也。李徐楊三公。人稱爲中國開教之三大柱石。不特因其保護聖教。庇翼教士。致教外人有所畏憚。卽上海杭州開教之緣起。大抵光啟與之藻之功居多。飲水思源。其功豈可沒哉。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利瑪竇病沒。壽五十八歲。計自入中國。近三十年。在北京十年。當時西士之在中國者。僅十三人。散居南北二京。與

杭州南昌等處。安居傳教。然不久而風波起矣。中國第一次教難。發源於南京。主使之者。禮部侍郎沈漼。而促成之者。乃禮部尙書方從哲。與沈漼之屬員。晏文輝。徐如珂。爲之遊說者。有內官魏進忠。劉朝等。上書爲傳教士辯護者。有徐光啟。萬曆四十四年。皇上依照沈漼所請。將在北京之洋人龐迪我。熊三拔。與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一併押解出國。不准逗留內地。此諭是否。出皇上本意。抑係魏太監舞弊。或閣臣方從哲。擅行擬旨。外人不得而知。徐光啟又欲上書辯護。爲羣小所阻。竟不得達。龐迪我與熊三拔。卽見幾而作。出京南下。至廣州。龍華民與畢方濟。既未指名被參。仍留京師。寄居徐光啟私第。其在韶州。南雄。南昌之教士。亦未遇難。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二司鐸。由沈漼解至澳門。翌年

龐熊二鐸相繼去世。王豐肅則改名高一志。二三年後。又潛入山西傳教。謝務祿亦改名爲魯照德。復入浙江江蘇傳教。而教中之被難者。亦有其人。次年沈淮致仕。而教難遂平。

教難平後。聖教日有起色。史惟貞司鐸。由杭州楊廷筠家北上。至南京。意欲安慰被難教眾。然彼等依然熱心。無一背教者。艾儒畧司鐸。且遠至揚州開教。有某進士家。全家老幼三十名均領洗入教。杭州教務更蒸蒸日上。西士在楊廷筠家避難時。三四年中。先後授洗有一千三百之多。江蘇嘉定舉人孫元化。被徐光啟感化。領洗邀魯德照郭居靜至嘉定傳教。西士等以嘉定立爲總堂。爲駐足之所。常熟瞿太素子式毅請艾儒畧去開教。式毅從兄弟式耜。早年登第。得聞真道。因亦歸正也。山西則有高一志司鐸。

雜著 … 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今之一瞥

原名王豐肅。遭沈淮之難。復入山西傳教。先立堂於絳州。絳州有孝廉韓霖者。字雨公。在北京與徐光啟遊。得聞正道。因而授洗。歸家後。邀高公到絳。勸其親戚奉教。其兄名雲。其弟名霞。二人均孝廉。亦皆奉教。且有段克。亦在北京奉教。其弟段襲。段辰。皆是絳州熱心教友。爲教內外所景仰。高公傳教。得韓段二君之助。教遂大開。初年即授洗二百餘名。十五年授洗至八千之多。內有功名中人二三百。立堂五十餘所。高公開教。勤勞聿著。可稱爲此省之宗徒。而當時與高公齊名者。則有傳教陝西之方德望。司鐸方公在該省傳教。二十年後。授洗至二萬四千之多。方公之存神過化。可以想見矣。陝省首先奉教者。爲進士王徵。及蔣姓某大員。他若山東河南四川等省。亦有教士開教。當明末之時。聖教

已廣行十三省。(當時全國止十五省。惟雲貴未傳到)教友約十五六萬。而獨江南一省不下十萬有餘。得奉教者三分之二。蓋有徐光啟提倡於先。其子徐驥繼續於後。士民觀感興起。所以奉教者。獨以江南為多。全體教友中有大官十四員。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以數百計。嗚呼。當時之聖教。豈不斐然可觀哉。中國明末時之教務情形。我既言其梗概矣。而當時有名之傳教士。亦有可言者在也。除利瑪竇外。有龐迪我、熊三拔、王豐肅。(後改名高一志)、謝務祿、龍華民、畢方濟、羅如望、史維貞、艾儒畧、郭居靜、湯若望、羅亞谷、鄧玉函、利類思等。或服務朝廷。或傳教於外。而當時教士又深通華文。因此不特深得當時官紳之歡迎。即今日之教外人。至今亦景仰不已。聖保祿宗徒曰。

余為眾人成為眾事。即謂為救眾人視所教之人為如何人我即似如何人以便感化之使眾人得救。1 Cor. IX-23 旨哉斯言。深得乎人之心理。為吾人所當則效者也。明末中國聖教史上。有一事有可紀之價值者。即永歷皇太后、皇后、太子等領洗入教是也。自清兵入寇。北京、南京相繼失守。永歷以萬歷帝之孫。正王位。蟄居一隅。奉教大員瞿式耜等忠心。明室為永歷之依靠。永歷左右又有教士及奉教大員。故漸知教理。兩宮太后與正宮皇后等。深明天主教之真正。向瞿紗微神父。切求領洗。瞿神父鑒其誠心。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奉教官員咸與禮焉。永歷嫡母王太后。聖名赫肋納。生母馬太后。聖名瑪利亞。王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名慈烜。永歷初不許領洗。未幾太子病危。永歷懼其死也。亦准授洗。聖名公斯當。

定瞿公命名之意。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臣民奉教。以再造此中國也。太子領洗後。病即痊愈。與太后等同時領洗者。宮中凡五十人。皇太后感領洗進教之恩。欲遣使至羅瑪。朝見教皇。敬求為大明國家祈福。並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永歷四年冬。派卜彌格神父。充作使臣。付給國書兩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長。當時教皇係亞立山第七。時在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太后致教皇書。今藏在羅瑪教皇御書樓內。教皇接國書後。即覆書大明。太后惜覆書到華。而王太后赫肋納已不在人世間矣。

海之人。在呂宋經商。因而被化進教者甚多。崇禎年間。多明我會士。有自呂宋傳教內地。福建省者。自當日至今。福建一省。常為多明我會修士之傳教區域。方濟各會修士。在呂宋亦立有修院。教化之隆。與多明我會不相上下。崇禎年間。亦有來者。迨清朝順治年間。栗安當神父。由福建北上。至山東濟南府。是為方濟各會傳教山東之始。

明末清初時。聖教功臣中最著名者。有徐光啟之孫女。甘弟達。嫁於松江巨紳許姓。其子纘。曾早年登第。歷任各省高級官職。許太夫人在江南。本省建修聖堂甚多。即在他省助修之堂。亦不知凡幾。救貧濟乏。慷慨好施。誠為聖教起初時之三大恩人也。

雜著... 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今之一瞥

新名詞

隨覽釋原 抱 真

注意 凡名詞上有*標記者非純正學說

生命 Vie 聖多瑪斯 St Thomas d'Aquin

曰。生物之所以別於無生物者。以其能自動。自動。即一物的內部自動作。如植物吸食在旁之質。合於己體。藉以長大。開花結菓。以蕃生殖。皆自動也。皆內動作也。故內動作。為生命之符號。
生源論 Vitalisme 謂宇宙間。何論何種有生活之物。皆有一生活之原則。以主持之。如植物之有生魂。動物之有覺魂。人之有靈魂是。

模質論 Hylémorphisme 哲學學說。關於事物構造之問題。大旨謂宇宙間之萬百事物。皆由質模構成。質者。物之材料。乃有形諸物所用以成其體者也。模者。物之精體。加於元質之

上。使成此物於此類。而別於他類也。模為自立體物之完美。物之活動。皆藉模而生。

機體論 L'Organisme 關於生命之問題。說謂生命。非胎息於物質勢力。然實淵源於物之組織。Les tissus 機體內部。生出之效力也。

造物論 Créationsisme 謂世界之原始。世上之萬物。皆造物主造之。非自有之也。

天演論 Transformisme 謂宇宙間萬百殊種別類之事物。皆由嬗變而成。即人亦自腥腥淘汰而來。天演論。創自法之拉邁克 Lamarck (一七四四—一八二九) 厥後英之達爾文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 推廣其說。而組之為系統。達氏之學說。在其《物種由來》 Origine des espèces 一書中。大旨謂今世

物類繁多。然其始。不過出於三四物。其後漸變。漸多。由無機界而入於有機界。以遞至於有靈界。其天演之規。由物機體之可以改變。主治其天演之故。在乎物性之留良。又曰物競天擇。生存競爭。及遺傳性。

種類恆久。Fixité des espèces 謂天地開闢之初。上主造萬物。各為一種類。其後由受造者。傳生而出。故自古及今。無生有。生有覺。有靈。各自孳息。各傳苗裔。絕不相混。萬物絕無改性之理也。

* 種類變化。Variabilité des espèces 謂今之殊種別類物事。皆無一定之性。遞嬗遞演。改變而來也。

* 機械論。Mécanisme 哲學學說。關於事物構造之元素。及其區別之問題。說謂宇宙間

之萬百事物。皆由原子 Atomes 用其內具之機械力。彼此運動。互離互結而成之也。原子之支配有殊異。事物因之有區別也。

* 運力論。Dynamisme 哲學學說。說謂宇宙間之萬百事物。其構造之元素。乃其自具之勢力。支配而成。吾儕所謂之物。乃勢力之現象也。

* 原子論。Atomisme 哲學學說。說謂宇宙間之萬百事物。皆由不可分之原子支配而成。

* 自然論。Naturalisme 哲學學說。大旨謂以自然物性足以解釋宇宙之構造。萬物之要素也。依此而論物性。乃廣義之唯物論耳。



家主與傭僕

守 樸

家庭之組織物。可別為二。有自然的。有偶然的。父母子女。凡血統攸關者。皆屬自然的。傭僕奴婢。凡萍水相逢者。皆屬偶然的。偶然者不期而合於我身。無本支繫屬之謂。充宇宙之間。熙往攘來。圓顛方趾之倫。無非互相偶合。而國家社會。由是組織而成。其間尊貴卑賤。智慧愚魯。判然若有區域之不可混也。以循優勝劣敗。天演之公例。智慧者。佔尊貴之地位。而居上。愚魯者。列卑賤之地位。而處下。自此然之因果。亦國家秩序所由成之要素也。居上者。治人役人。處下者。治於人役於人。被役焉。斯主僕之稱。由是而生焉。而苛刻虐待之門。亦於是乎開。聖教會際此潮流。秉公持愛。將吾人之權利責任。分

疆畫界。判之若鴻溝。使主僕交接。各有定則。所以維持人道也。方今邪說橫行。毒流氾濫。同盟罷工。傭僕之拒家主也。強迫壓制。家主之抗傭僕也。是皆不得其正。爰本聖教道理。以為此說。瑪竇聖史載。一日救世主耶穌。痛詆法利撒俄之驕矜。訓誨宗徒曰。爾曹勿稱主。蓋爾主惟一。爾曹皆兄弟耳。此寥寥數語。旨意深遠。實為家庭倫理之源泉。請申論之。巍巍乎超然而莫屬者。惟一造物主。此外無論何物。皆屬於其下。予姑捨他而論人。其有也。原於天主。其存也。賴於天主。故人之隸於天主也。無須臾之間斷。此為人類之大繫屬。亦為人類平等之基石。蓋天主之權衡。乃慈父之權衡。人類之繫屬。為赤子之繫屬。是故天主者。公父也。萬民者。兄弟也。或以為人既平等。則世間一切階級。悉拂於天主聖

命。而矯枉過正者。披閱聖經。又惟服從忍耐之章句是誦。遂至囿誣聖教。爲強權之淵藪。聖經爲強權之典律。是皆不然。執前說者。直以放僻邪侈目耶穌。非大愚病狂。必爲擾亂之鉅子。予且不屑置喙。持後說者。坐井觀天。所見者小。亦何足道。然則真理固安在哉。曰合理之權力。乃天主所委任。逆理之權力。乃非分之僭越。合理之權力。爲真權力。逆理之權力。爲假權力。有真權力者。能圖始而要終。竊假權力者。雖似有而若無。故人而以合理之權力治我。我治於人。實受治於天主之代表。猶受治於天主也。人而以逆理之權力治我。我受治於人。實受治於一無權力之人。無權力之人。不得爲師主。耶穌曰。爾主惟一。意卽在此。據上所言。天主爲萬民之公父。故人類皆兄弟。然非謂兄弟之間。不克有正

當之階級也。耶穌曰。爾曹皆兄弟。耶穌之意。亦灼然可見。妙哉聖道。允執厥中。茲請以主僕之責任。宣續於後。

家主之責任。家主當知傭僕亦人有靈魂。有肉身。無異於主人。故對於傭僕。有二種責任。一對於傭僕靈魂之責任。一對於傭僕肉身之責任。對於傭僕靈魂之責任。若傭僕爲教友。則當教其守聖教規誡。無有懈怠。若傭僕非教友。則當曲爲誘掖。令其出暗入光。對於傭僕肉身之責任。則勞而息之。病而醫之。毋使過於疲憊。此其大綱也。

主人對於傭僕。有出命之權。然此權有一定之範圍。在範圍之內。主人得隨意出命。傭僕當盡心聽命。在範圍之外。主人已失出命之權。傭僕亦無必聽之責。此範圍者何。公義也。傭僕之間。

不少偷閒苟安。聊以塞責之輩。主人固不能放任之。然當示以嚴正之手段。促彼盡職。所謂嚴正者。非忿怒之謂也。忿怒適以弱權力。嚴正足以固權力。故韓子曰。嚴家無格虜。主人有保護家聲之職。傭僕爲家庭之一分子。故主人有督察傭僕之責任。毋使以傭僕之罪惡而辱及一家。主人當予傭僕以良心上之自由。不得強其出某教。而入某教。蓋心不誠者。外行皆虛。主人於傭僕前當立善表。毋陷人於罪。耶穌曰。有信我之小子。人以惡表誘陷之。甯以磨石懸頸。沉諸深海。耶穌所言之小子。不獨爲孩童。世上窮賤之人。皆是也。其良心一如孩童之良心。微弱單薄。風波外來。易爲鼓盪。嗚呼。信友之中。害人靈。而不自覺。殺人靈。而自宥者。何其多耶。家庭之中。循規越矩。而令人誣辱聖教者。亦何其眾。

耶。嗚呼。天下事可以痛哭、流淚、長歎息者。孰有過於此哉。吾願爲主人者。三復斯言。吾願家主出命之人。常以仁愛爲心。仁愛如膏油。膏油傳於機關。則機關旋轉。仁愛施於傭僕。則傭僕樂使。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此仁愛之心。當顯於實際。僕有樂。則僭之共樂。僕有憂。則僭之共憂。人非木石。能不有動於中乎。總之。家主既爲天主之代表。則當以天主爲法。天主普掌萬有。使萬有各得其所。家主督宰一家。當使一家各得其所。得其所於生前。并得其所於死後。

傭僕之責任。主人有出命之權。傭僕有聽命之分。出命有一定之原理、之範圍、之法則。聽命亦有一定之原理、之範圍、之法則。明乎此。則傭僕之責任。亦可得而論矣。主人之於傭僕。當視

之如兄弟。傭僕一方面亦當視其主人。握天主賜予之權。爲天主之代表。當完全承認其對於傭僕所有之責任。甘心服從。罔有背馳。世俗之識見曰。主人乃吾仇。超性之識見曰。主人乃天主之肖像。此肖像雖能失去。廬山真面。然信光仍謂爲傭僕者。當敬畏有加。當此境遇。傭僕雖能自由脫離。別尋一主。然於未離之前。終不能恣意妄爲。負其天職。予曾言家主當盡公義。傭僕亦當盡公義。凡合理之要求。固不妨申明。至於非理之要求。則當自知約束。當掩汝耳。毋聞均財共產等謬說。以賊人而賊己。此等謬說。如洪水猛獸。小而身家社會。大而天下國家。被其毒者。已不可勝數。不觀俄國乎。共產均財之主義。轟轟烈烈。瀰漫全國。然而愁雲慘霧。暗無天日。老弱轉乎溝瀆。兄弟妻子離散。窮本探源。無

非共產均財等謬說。有以釀成之也。或者曰。吾欺騙主人。破其家產。於吾何損。曰。毋爲此言。爾與主人攻擊。若勝。則不義之財。上獲罪於天主。若敗。則困厄倍前。咎由自取。然公義之德。非易修也。爲傭僕者。仰見主人之安富。不免有見魚生羨之念。羨念之不節。遂爲嫉妬。嫉妬之既深。遂起嗟怨之心。嗟怨之心。蔓延滋長。於是勞作之中。自覺隨地荆棘。有不可忍耐之苦。卒與主人衝突矣。然則救之之方何如。曰。己所不欲。弗施於人。此言乃惟一之妙藥也。爲傭僕者。若能以此金訓。納於心。咀於口。設身處地以思。善自檢點。則星星之火。既滅。何從而成燎原之勢哉。且夫財物非美物也。耶穌曰。禍哉富人。富人升天堂。如駱駝穿針孔。蓋富貴最能移人心志。富則驕奢進。淫佚入。犯罪作惡。漸至無所不爲。故

達人賢士。懼富貴之害己。每棄富貴而甘貧樂道者。若達義老。若類思。豈非其人乎。耶穌曰。神貧者。乃真福。此無他。蓋貧賤之中。易於保守信德。清潔良心。穩走天堂道路也。傭僕當保守良心之自由。此良心之自由。千金不市之寶也。苟有一主人。侵及傭僕良心之自由。為傭僕者。當竭力以爭。雖身膏斧鉞。不可有咫尺之退讓。古聖若瑟之閉於囹圄。爭良心之自由也。聖婦蘇撒納之幾遭死刑。爭良心之自由也。當聖教初興之時。教友之為人僕役者。皆知保護其良心之自由。為此自由而遭虐待。蹈湯火者。實繁有徒。保祿宗徒曰。毋被勝於惡。然當以德勝惡。旨哉斯言。誠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傭僕乎。爾曹惟有一至高無上之主。家主乎。主僕皆兄弟耳。若能徹明此理。則主僕之責任。莫不入於範圍矣。

公會議補錄

●中華通國大會議之眾主教頒

發各司鐸會士教友公函

會議中之眾位主教。降福所屬眾司鐸。與在天主葡萄園中。同勞之善士。並諸男女教友。求天主賜以神形永安。

至可愛之神昆。眾位司鐸。知悉。今既由聖神之恩佑。大會已得良好之結果。因即以友愛之情。願視吾眾位司鐸。爾等同為天主之司祭。皆為神品中之同勞工人。在天主之葡萄園內。與本主教等。同力合作。至今共治主園。而在此會議期間。則因切望之情。更與本主教等。結成一心矣。

蓋此大會中所議之事。皆爾等一同在心之大
 事也。蓋所議者。無非大顯天主的光榮。多救世
 人的靈魂。廣揚基利斯督之神國。於此繁盛之
 中國。救此可愛中華人民。為救此大地旺族。吾
 可愛神昆爾等。不惟勤勞。更肯捨命。不僅一時
 勤勞捨命。而且時時肯勞肯捨。吾主耶穌。乃人
 靈之善牧。前任諸賢。乃傳教之芳型。
 爾等跟隨耶穌。則效前任。以己汗血。治此中國
 之葡萄園。使此至可愛之中華人民。得為天主
 之子。以生以長。日見增廣。此乃天主之大恩。本
 主教等。今以至誠之心。全體共謝之。吾等確知。
 為爾等勤勞熱切所候望之賞報。決非因吾人
 之微力。而實由天主的聖寵。並其無窮之仁愛
 所親許。然際此良好機會。望爾等知悉。本主教
 等。以何等親愛感謝之情。記憶爾等。如何懇切

祈求天主。賞報爾等。加增爾等之智能。不惟善
 繼前功。且以更大的神智神勇。善治此在中國
 至可愛之聖教會。願得此次因聖神默佑。所定
 各端之大益。除天主聖寵之外。還要緊該有爾
 等同勞合力之功。爾等其勉之。在此公議。所得
 諸凡順利之結果。定當歸於爾等。並諸會士。以
 及眾教友。熱切祈禱之功。
 在此大會期內。各位主教。神父。同教宗欽使。莫
 不一心一意。相親相愛。惟求加增天主的光榮。
 多救世人之靈魂。並無絲毫成見黨派之意見。
 此中奇妙。決非人力所致。真是天主聖神之愛
 火。燃於我等之間。而大發其神光矣。
 似此同心。似此相愛。倘能常存。常王於各位主
 教神父之心。而因耶穌之聖愛。各盡己力。以共
 同建立成就。此在中國之聖教會。以救此最可

愛之中華人民。此乃本主教等。至大的盼望。亦爲本主教等。最切之意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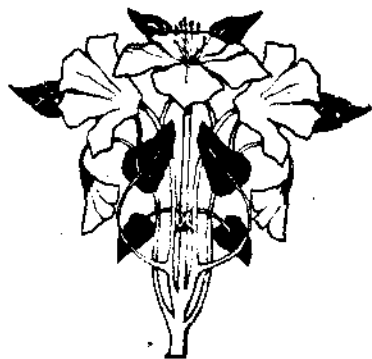
若論各會之修士修女。亦應敬謝其爲傳教。所行祈求勤勞等善功。在此數月內。因其熱心祈禱。所得聖神的光照。定然不少。爲此本主教等。虔誠祈求全能天主。大施降福之恩。以報其功。至於吾最可愛的眾教友。因爾等。爲此大會。多加熱心。祈求天主。所以本主教等。亦謝爾等。在此會議時期。爾等皆在本主教等。心目之間。蓋此會議時。所思所議者。無非爲爾等救靈之事。爲爾等前進之事。爲使爾等滿全聖召之事。爲變化爾等相似耶穌之事。甚望在此大會所議定之規矩。經教皇准定之後。幫助爾等。真能成全此等最有關係的大事。所定各條。爾等務當一心聽命。盡力遵守。如此。則以爾等之好表樣。

善祈禱。並恒久的同勞幫助。可使爾等居暗冥。住黑影之本國同胞。皆能歸於一個聖教會。歸於一個真道。真理。真生命的總根源。就是耶穌基利斯督。

爲能倚賴天主的聖寵。全得此等恩典。本主教等。以慈父的愛情。降福爾眾。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

即會議
閉幕日 自上海頒發





說林 瀝血拯奴記 續

第四齣 登場人物 傅維立 施寡慮

施白 低聲 我看他今天有些瘋了。高聲向傅

足下真是天下第一善人。否則何愷

惻慈祥若此。

傅白 示猶 並非並非。實在我數月以來已經

豫狀 改變了。見人待他人如同牲口一般。我

心中大為不然。

施白 阿呀。你這人好不糊塗。那些奴隸並不

是人呀。

傅白 你說錯了。就在這個上面。你何以見得

奴隸不是人呢。據我看來。和我家裡

說林 … 瀝血拯奴記

施白 的奴隸。同是一樣的人。並沒有什麼分別。所不同的。就是他們的地位。那個自然。你府上的奴隸。也是個人。並不是一只牲口。但是他們所處的地位。已經足以消滅他們的人格了。阿呀。我真被你鬧昏了。這是法律上所規定的。你有何說呢。

傅白 法律麼。法律也能錯的。

施白 那我不管。我拿了銀子。買了一個奴隸。

如同買了一頭牲口。由我指揮。我要他往東。他不得朝西。我要他往北。他再也不得朝南。

傅白 施兄。你不能這般說。在這班人身上。也有種使我們可以尊敬他的地方。

施白 理學先生。請問那一種地方。能夠使我

們尊敬他呢。

傅白

很好。我且問你。這班奴隸是什麼做的。

你當然說是人做的。那麼就在這個人字上。你和我。就該尊敬他。你想你是個人。他們也是個人。他們也能識是非。別善惡。決從違。理性願欲。與我無異。依公理而論。就不該虐待的。

傅白

作色傅維立你這話真豈有此理。枉稱讀書人了。

傅白

且慢。我並非捏造。實有根據。大哲學家山乃開。他豈不說過自由人和奴隸一樣平等的麼。

傅白

我的話也有出典。就是你平素崇拜的伊思高。也曾說過。做奴隸的。他的自由和人類的幸福。已經失去。你今怎麼說。

傅白

這話是伊思高說錯了的。

傅白

大聲作譏諷狀呵。真是豈有此理。法律也錯。伊思高也錯。世界上除了傅維立以外。就沒有對的道理了。

傅白

施兄言重了。我們是人呀。人都能錯的。這又何奇之有。

傅白

作疑心狀你莫非已入猶太的天主教了麼。聽說那些教徒。待他們的奴隸。很是平等的。

傅白

作調促狀猶太的天主教。：不知老兄說的是何意。

傅白

那都和我不相干。警方你願意釋放你的奴隸。至於請他們和你一个桌子上喝酒作樂。這也是你的歡喜。我也不敢強你不幹。但是這種行爲。未免背乎常

情。違逆國法。你看時候已經不早。我還要到江都司家裡去赴宴。他特地預備了。爲我接風。我祇好和你告別了。但是明天兄弟家裡預備着一杯水酒。請請一班知己的朋友。大家叙叙寒暄。談談情。需時並不過久。我想你定能駕臨的。

傅白 多謝兄長的美意。兄弟本當奉陪。但是兄弟已抱着那種背時的態度。到了那時。不要流露出來。所謂焚琴煮鶴掃了大家的興致。反覺不妙。倒不如不去的好呢。

施白 算了罷。算了罷。方才大家玩笑。你怎樣認了真呢。如有冒犯的地方。我現在就賠个不是好麼。但是你明天一定要來

說林... 瀝血極奴記

的。不然我們的交情。就要疏遠了。

傅白 豈敢豈敢。定當遵命。

施白 那麼很好。我們明天再見罷。 兩人握手而別。傅維立從左側出。

第五齣 登場人物 羅瑪貴族 戴才亞

(亦施之友) 方施寒感從右側出。途遇其友戴才亞

施白 喂。戴才亞。你可知道。一樁新聞麼。

戴白 知道知道。我什麼都知道。財神廟裝新像。按察使盧非南的抱病。斐居地方的大火災。騎士費古斯的訴訟。那一件不是探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施白 搖首。你快不要說了。這種事情。人人知道。有什麼稀奇。那真的新聞。你還沒有知道。依好大話。什麼都知道。我老實給

戴白 你說。你可知道傅維立那個小子麼。

柳的兒子麼。

施白 不錯。這個人三月以來。大大改變了。

戴白 作不
屑狀 呵。什麼大新聞。

施白 你不要性急。我還沒有告訴你。他怎麼

變了。他現在入了！作狡滑狀且慢。我

現在暫時不告訴你。因為你這人太喜

歡說話。此時戴才亞辯護不多言語要求講明

你且不必性急。你要知道底細。不難。祇

要明天上午。到我家裡來。便飯。我就能

使你。知道。那時你到外面去。講給人家

聽。我都不管了。可不要忘了纔好。

戴白 一定一定。明日定要前來叨擾。說後兩

人同出 傅維立復上窺施等下

傅白 好了。他們去了。今天晚上是教友們聚

會的日子。教化皇定當從此經過。不妨

等候一下子。再回家去。見我老父不遲。

此時全場幽靜。日光漸沒。天既昏黑。聚會的

時候近了。你看那班可愛的神兒。都一

個一個赴會去了。咳。真好福氣。此時教

友數人。身裏重裘。疾經台後。呀。聖父的御駕

到了。

第六齣 登場人物 教化皇 安克萊

傅維立 傅趨前親吻教皇聖手。

傅白 聖父。小子很願意參與那教友的聖會。

不料家父忽然身上不舒服。所以就不

克分身前去了。

安白 吾的孩子。我降福你。吾主耶穌定能賞

賜你的慈父。不久全愈。

傅白

多謝聖父。我覺得無限的快樂。碰見了聖父。這個地方滿佈着外教的穢氣。見了聖父。如同得了春風冬日。就有一種和煦之氣。充入心肺。令人歡欣。方才我在這裡遇見了一個朋友。他姓施。名寡慮。是一個外教人。本來我們兩個人。很知己的。不知怎樣。今天我們講話的時候。終是格格不入。如同我們中間。砌了牆壁。一隙不通。所以說了多時。他終不能清楚我心內的意思。

安白

呀。可愛的傅維立。你心裡有什麼事。可能告訴我麼。

傅白

方才我們正在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外教人。趕着一羣奴隸。經過我們的面前。那班奴隸。一個一個身上都背着很重

說林 ... 瀝血拯奴記

安白

的大石頭。壓的走也走不動了。其中有一個。實在力量用盡。跌倒地下。情實可憐。豈知那個外教人。非但不憐惜他。反拿起鞭子亂打。此時我目擊心傷。不覺忍耐不住。忿從中來。就跑上前去。奪下他的鞭子。折為兩斷。聖父你看我這種行為。可傷了愛德沒有。

傅白

否否。何傷之有。你這樣愛憐那班不幸的奴隸。就是你篤信聖教的大憑據。可憐呀。這班奴隸。真是不幸呀。他們這班人在世界上。什麼都沒有。飢不得食。渴不得飲。冷了沒有衣穿。倦了不能安睡。他們的子女。他們的身體。連他們的性命。都要受人支配。不為自己所有。咳。怎樣教他們受得下去呀。

三百六十九

安白 天主自有安排。我們人難以猜想的。
傅白 聖父你前天吩咐說。僕人該當聽主子的命。論理極是。在我們教會裏邊當該如此。因為我們用人道主義待他們的。但是在那班外教人當中。就不同了。聽命二字不成問題。此時聲容並厲。竟還虐待得如同牛馬。殘酷情形。不一而足。有時候。他們這班可憐的人。奔走待筋疲力盡。就是畜類也須休息了。他們的主人。還是驅使着。不肯放鬆。事無粗細。甚至齷齪不堪的事情。都要丟在他們身上。我看了。實在難受。我終有一日跳上演台。在眾人面前。宣佈這種不平不仁的惡劣風俗。鼓吹釋放那班不幸的奴隸。

安白 作懇切狀。好個寬宏豪邁的少年。
傅白 還是聲容並厲。他們這班人。也有天賦的權利。析而言之。如生命上的權利。家室上的權利。他們都應該有的。且有時或許受人家的光榮。受人家的尊敬。和我們一樣。因為猶是人也。何得以非類視之。

安白 置手傅肩。我的孩子。照你的意思。聚集了這班可憐的奴隸。在他們面前。描摹他們所受的苦難。告訴他們應享的權利。於是這班為數極多的奴隸。為着自愛起見。都要咬牙切齒。怨恨他們的主人。為着自衛起見。就要暴動起來。攻擊現在的社會了。那麼後來便怎樣。

傅白 接後來麼。於是社會上的輿論可以大

安白

大的注意。慢慢的感動了。那班富人財主的心。大家覺悟起來。方始知道對於苦工。這種待遇。是不對的。大家都要想個改良的法子。免得後來發生什麼變故。非但自己的利益可以保存。就是對於國家。也可以免去意外的擾亂。好孩子。你年紀尚輕。所以還沒有知道世道人心的變化。你的意思。完全出於天真。但是對付世俗。恐怕有時不很適用。且有害的。你想一國人民的風俗。由多少年數以來漸積而成。其積重難返之勢。等於挾山超海。難道這樣一做。就可以改變的麼。難道憑一個好心人鼓吹。說些真實的話。就可以改造一個社會麼。

說林... 瀝血拯奴記

傅白

聖父。但是柏德基豈不是已經做了我的模範麼。

安白

柏德基呀。你可曾念過他的歷史沒有。他鼓動了一班奴隸。領着他們殺了一個財主。三個官員。在二年中。打仗七次。後來他死了。只一點生氣。就煙消霧滅。毫無影響了。你看現在這羅瑪城裡。有什麼更變的地方麼。

傅白

假如柏德基得勝了呢。假如柏德基得勝了。也不過社會上發生一個大革命。你想這班奴隸們。受了

安白

這樣的壓制虐待。個個懷着一個報復的念頭。到了那時候。他們反擺出那主子的架子。那班財主受的苦。恐怕還要利害幾倍。所以東風不掩西風。那西風

就要壓倒東風了。從前山乃開也曾說羅瑪人民將來受那奴隸們報復的害。比甚麼暴虐皇帝的害還要兇狠。這說得很有道理。

傅白

聖父我並沒有說到那流血的革命。我知道這種舉動是有損無益的。但依小子的愚見。用我們的勇敢堅毅和真誠的力量。所謂一片婆心。難道不能感化這班人改善麼。

安白

作溫厚狀現在這班人麼。那萬萬不能。因為剛纔說過的。這奴隸制度由來已久。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惡習。欲剷除他。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你們這班少年。很願意立刻嘗到。用自己工夫所換來的。美果。但是要使社會上轉風移俗。究竟

不能這樣迅速的。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業。並非為現在的人。是為他後來的子孫孫。我們現在如同播種的。收成的人。還在後年。但是我們的工夫。既然為天主做的。這成功二字。就在天主手裡。我們都可不問。而且我們的事業。非但為着羅瑪。到底普天之下。都要被耶穌基利斯督的勇兵收服的。更不知多少勇兵。為着這個緣故。捨身致命呢。

傅白

我很盼望耶穌基利斯督收服我們的帝國。可憐的羅瑪。

安白

好孩子。這個勝利是一定得到的。而且很牢靠的。但是不可鹵莽。要漸進的。我們在改變風俗以前。先當轉移人心。我們自己內裏。用着克己的工夫。外面立

傅白

着很好的表樣。愛人如己。一視同仁的感動他們的心。一旦人心來向。與我們表了同情。就容易光照他們的靈魂了。所謂克己和善表二事。就是我們現在的本分。當做的工夫。因為這樣下去。那富厚的人。不免借鑑以思。憬然而悟。慢慢的謙遜了。謙遜即改善心跡之第一步。至於那班奴隸們。得了聖洗的恩典。自會心地開明。知道他們真箇高貴的地方了。於是做主人的。會得釋放他們。他們也會生感激的心。就在此不知不覺之中。和和平平的。托着吾主耶穌的全能。改變那全世界。何止一羅瑪呢。感謝聖父的恩典。小子現在大大的明白了。我現在甘心情願。拿我自己獻給

說林 ... 瀝血拯奴記

安白

吾主耶穌。做他的勇兵。為救羅瑪的民。和這班奴隸。
雙手置
傅首 天主一定收受你的犧牲。並且格外的降福你。賜你克盡那教友的本分。現在時候不早了。我們再會罷。（傅伏地親教皇聖手。後起立。目送之。後乃過視台後左右。）

傅白

這種木偶的身上。將來都要改建耶穌基利斯督的聖像。這日子。雖然不能預料。但終要到的。並且將來要在羅瑪的城裡。世界的中央。豎起加爾瓦畧山的十字。救世主的苦架。受萬民的朝拜。再在這皇宮基地上。建造教化皇的御座。接聖伯多祿宗徒的寶位呢。（此時台幕下垂。初幕終。）

三百七十三

近事... 教中新聞

三百七十四

近事

教中新聞

●蒲圻成主教赴任之情形 湖北蒲圻新設教區代權主教成公和德於陽曆二十日由申返漢後定於七月十日前赴新任初九日漢口教友因索副主教及本堂司鐸張安德之提倡特備西式大餐假若瑟總堂為成公作餞行盛禮計會長到者約三十名左右席間和樂雍容頌詞多起席後合同攝影留作紀念并贖巨金為製寶貴祭服與武昌艾大司鐸等借眾信友

所贈全付大禮服其珍美互相輝映初十日侵晨成公偕索公及他三鐸由武昌通湘門坐車南下午後三句鐘安抵蒲圻車站站旁教友數百名警察隊團練樂隊等均候歡迎又有高小學生數十名武裝禮服各執教會旗幟在前引導一路洋號鼓吹炮聲不絕沿城肩輿過處觀者如堵及至聖堂見內外各種彩飾裝潢奪目玲瓏饒有雅致祭台上方懸有綉額書羔羊之牧四字是日天氣酷熱成公進堂行降福禮後亟往客廳與眾友行初次相見禮翌晨眾教友羣來與祭聽道理後序分男女各來行禮此成公赴蒲圻教區新任之大概情形也按蒲屬教區尚在草創時代然民教感情尙稱不惡成公等依賴天主聖佑謹遵聽命聖願以盡良心責任當然可有良好功效尙望海內同人多

爲成主教代禱。俾教務更爲暢行焉。

●甘肅東境聖伯多祿聖保祿二位宗徒慶典
六月二十九號。聖伯多祿聖保祿二位宗徒瞻禮。爲甘肅東境法天主教主保慶辰。除主教治下秦州附近司鐸。若瑟公學學生。仁愛會修女。以及會長諸人。率領衆教友次第慶祝外。更有隴南鎮守使孔督辦。署理道尹某。參謀長。并隴南各縣知事。齊集堂中。紛紛奉贈壽堂壽聯等儀。以表祝賀之忱。本堂杜大司鐸。享以盛筵。席間。和司鐸用德文演說。發明喜慶之意。經某司鐸譯以中文。孔督辦與各官長起立致敬。連呼主教萬歲。衆人既坐。督辦又起立致辭。畧云。敝督辦鎮守隴南。倏忽數年。幸蒙貴堂前任比國湯主教司鐸等。與鄙人情誼深厚。而今貴主教亦不棄鄙人。特加青眼。諸位司鐸與各縣知事。

亦皆情投意合。鄙人等受惠實深。感激無量。今逢貴主教大壽慶期。敢率諸同寅爲主教祝賀。日後如有民教交涉。切望貴主教駕臨敝署。或據情函示。敝督辦亦必轉飭當地知事。持平辦理。不稍偏袒。茲敬祝貴教堂林立各地。貴教會傳達四方。貴教民安居樂業。此爲敝督辦莫大之願望也。此外。道尹亦有演說。主教偕衆司鐸一一答以謝辭。且合唱德國軍歌數首。以表謝悃。遂盡歡而散云。

●禮縣天主堂落成誌盛（晏次管）一九二四年。禮縣新建聖堂落成。各界摩肩接踵。咸來觀禮。且致慶賀。於是本堂門戶洞開。隨處結綵。樓鐘嚮於空際。彌撒獻於臺上。鎮守使唐公特贈以萬有真原匾額。禮縣各界繡有梅大司鐸小像。一時軍樂聲。鞭炮聲。萬民歡呼聲。鬧成一

學界新聞

●中華博物學會常年大會 中華博物學會於八月十五十六兩日在無錫三師校開常年大會。茲將開會情形分錄如左。袁觀瀾之報告。十五日本定上午九時開會。因各會員尚未到齊。乃延至十一時開會。眾推該會會長袁觀瀾君主席。袁君報告云。此次年會。福建湖南等處因患水災。各代表多不能蒞會。故本屆年會人數不甚多。並謂本會成立已久。因經濟方面感受時局之影響。以致會務不能發展。殊為可惜。如去年年會所定籌設之博物館等種種計畫。均不能實現。但同人等仍須酌量進行。又云兄弟因事務太多。對於博物一層雖有研究興趣。但究非專家。今後會長一席。

近事 ... 學界新聞

依我個人良心上之主張。須推舉較有心得之專家負責。於進行上較有實益云云。

吳和士之報告。本會係民國二年成立。今已閱十有一年。其唯一目的。純在發展本國的科學。現各處雖有分會。但限於經濟不能發展。今後我們似應注意以下兩事。(一)除從事科學研究外。須注意各方面的聯絡。(二)有了聯絡。便有機會發展本會的精神。此兩者願在座諸君注意。次報告應討論之議案如下。(一)本會今後宜注重臨海生物研究事業案。(二)整理本會雜誌案。(三)博物館進行辦法案。(四)本年度擬協同理科研究會舉辦初中自然科教員講習會。繼吳君提議挽留袁會長。稱袁君對於博物。平時頗能熱心研究。謂非專家。係客氣語。同人以為袁會長無論如何。在本會擔任會

二百七十七

長對於進行上認爲有益而無損。是以大家意思極望在會主持一切云云。

支會代表報告。湖北支會代表薛良叔報告該支會情形。稱該支會會員多屬武昌高師教員。因之格外聯絡。前曾發行一種雜誌。後因經濟困難亦已停辦。該會對於植物上研究。已定以江蘇、湖南爲地點。惟對於動物上尙欠擇定。又該支會平日與山東支會研究博物材料上甚爲聯絡。其現象甚樂觀云。次蘇州支會代表彭敏伯報告蘇州支會大概情形。又有會員黃頌林。此次赴北京清華大學科學教育暑期研究會參觀一切。主席乃請其報告植物教授上一切情形。

薛良叔之演講。薛君講題爲於理科教員應取之態度。開會至此時已達下午一時。主席乃

宣告散會。

十六日上午九時。續開第二次會議。由吳和士主席。宣佈會議事項。依開會秩序。(一)請朱鳳美演講昆蟲之菌敵。(二)請秉農山報告採集博物方法。及會務進行計劃。(三)請北京代表錢崇澍報告北京本部一年來之經過情形。錢君報告事畢。遂開始討論會務各案。(一)本會此後擬注重臨海生物研究案。該會原定明年舉行臨海生物採集。推定秉農山、薛良叔、二君主任其事。已由二君擬具辦法。此次討論會務。多數會員以爲同一需費。與其爲一時的毋。籌爲永久的。公決先從設立臨海生物研究所入手。推定秉農山、薛良叔、錢崇澍、三君擬具計畫書。交由袁吳兩會長設法進行。並議定計畫書起草大綱如下。一、緣起。述臨海生物研究所

之需要。務須透闢詳盡。使人注意。二、地點。比較沿海各地之優劣。述擇定某地點之適宜情形。三、面積。總計建築應用房屋及其他需要之地畝數。四、房屋。應用上之支配及建築之形式。並附圖樣。五、設備。實驗及陳列與製作標本所需之種種設備。六、經費。預算建築及設備等特別費。與常年費之總額。七、應用。各學校各團體及個人之利用。八、整頓本會雜誌編輯方面。由秉農山、錢崇澍、胡步蟾、蔡邦華、四君擔任長期編輯。按期寄稿於總編輯吳子修君。印刷方面。由吳和士與承印機關交涉。以上兩案。最關重要。三、博物館進行辦法案。眾意以為本會同時舉行二事。恐力量不足。於事實上無濟。故主張緩辦。四、本會十四年度。與理科研究會合辦初中自然科教員講習所案。此案為應我國學制改變後之要求。擬暑寒假期中舉行之。明年大會地點決定杭州。時期由會長於科學名詞審查會開會期間。擇定兩日舉行之。其他事項。眾無議案。會員陳谷岑君。代表該校畢業生現任博醫會生物編輯之某君。要求另設一種會員。俾資格較遜者亦得入會。並列舉各種未有漢名之昆蟲。請為註覆。吳和士君謂。民國十一年大會。已將入會資格添入一條。限制較寬。某君或可援照此條入會。當再查覆。昆蟲名稱質疑。即交動物主任秉農山。旋由秉君付專精昆蟲之蔡邦華君答覆。後乃改選職員。會長袁觀瀾。副會長吳和士、錢崇澍。動物主任秉農山、薛良叔。植物主任吳子修、朱鳳美。鑛物主任翁詠霓、黃頌林。文牘員章伯寅、李士博。會計員王畫初、凌文之。

教育消息

●庚款與教育基金 北京教育爲運動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直接用爲全國教育基金。除由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首先發動。對外遍訪駐京各國公使。對內發表數次宣言。並絕對反對庚款築路外。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等。國內重要教育學術團體。亦先後發表同一主張。惟因主張庚款築路之洛陽吳使。愈迫愈緊。竟聲言其主張勢在必行。政府爲敷衍軍閥計。亦表示贊成。上次國務院召集交通外交財政教育四部會議。洛陽代表勞之常。見贊成者僅交通部。外交部以對外交涉困難爲言。財政部不表示可否。教育部則表示反對。乃逕電吳使。謂外交財

三百八十

三部均贊成。僅教育部反對。吳故直接電致張國淦教長。要其贊成。又請政府再召集四部會議。交通部遂根據其要求。於十九日下午二時。在部開四部會議。交通外交財政三部代表。聞未易人。惟教育部已由張國淦另派心腹秘書雷能人出席。教育界見形勢已極吃緊。不拘四部會議結果如何。俱有急爲反對行動之必要。故事先由中華教育改進社發起。在京開全國教育團體學術團體聯合大會。京外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中華學藝社。中國科學社。職業教育社。東南大學。廣東大學等團體機關。均致電請派代表來京列席。北京方面則另發請柬。於八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時。在西四阜成門內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開會。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等均親自來京。亦有電派駐京社員

代表出席者。廣東大學校長鄒魯亦電派李石曾等二人代表列席。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則派代表九人出席。並預先於十九日上午十時開會。討論此事。以本日四部會議亦開會。附帶議決致函警告教育當局。勿為他人代受其過。是日下午三時許。各代表陸續到會。除中華教育改進社代表陶知行等以外。有八校聯席會議代表許繩祖等。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代表姚紳鑫等。中國科學社代表秦汾等。中華學藝社代表王兆榮等。地質學會代表翁文灝等。東南大學代表郭秉文等。以及湯爾和、范源廉、蔣夢麟、熊希齡、李石曾、馬叔倫等。列席代表者三十餘人。團體共十六七個。四時開會。公推范源廉為臨時主席。首先報告召集斯會理由及準備經過。次言各國退

還庚子賠款。近十年來。全國教育界奔走運動。無非欲以充教育基金。所謂退款興學運動。固為中外所周知。亦為內外人士所贊許。政府前此會亦宣言以此款作教育基金。今各國已有實行退還。或聲明拋棄用於教育文化事業者。蓋庚款直接用於興學。實最公平。最適當。且為中外人士所一致承認者也。不幸近日有一部分人。竟欲利用權勢。以庚款修造鐵路。政府當局並盲從之。而有不倫不類之所謂四部會議之召集。同人認為此事大有注意之必要。故有今日之集會。務望列席各位代表。發抒偉論。共策進行云云。各代表陸續發言。均甚澈底。歸納之。分為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一致反對庚款築路。對外運動未退還之國。一律退還。不退還而變更改用途之國。如日本英吉利等。則要求其

取消現在之辦法。亦一律退還或拋棄。而其惟一主張。則凡各國退還之庚子賠款。均須直接用爲全國教育基金。此教育二字爲廣義的。卽學校以外之學術文化事業各種機關。概包括在內。除直接用於教育外。無論任何間接名義。俱絕對反對。以上爲前提。前提議決以後。復分(一)對內最急應辦事件與將來應辦事件。及(二)對外運動事件之二類討論之。關於前者。決定發表(各國退還之庚子賠款。須直接用爲全國教育基金宣言)將豫先擬好之宣言草案。詳加研究。約費一小時。各代表皆認爲妥當。只將標題(直接用爲教育基金)之(教育)二字上加(全國)二字。由主席付表決。全體一致舉手通過。至於第一類之後項將來應辦事件。及後者之對外運動事件。因關係複雜。討論甚

久。直至六時半。始決定先由本日到會各團體。各派代表一人至二人。組織一種大規模之聯合機關。暫時不定名稱。凡有對外發表事件。均由列席或同意者列名發表。其宗旨全在運動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直接撥充全國教育基金。積極的對各國請求退還。及取消似是而非之變更庚款用途辦法。消極的對內反對庚款築路。及以何間接名義流用庚款。至於庚款用途之分配。基金之保管等計畫。亦由聯合會議從詳研究。以爲將來分配時之基礎云。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

七月廿一日王克敏擬召集中央財政會議 京師市民反對警捐甚烈 使團對於警捐亦難承認已照會外部
 顏閣同意案之疏通尙無把握
 廿二日閣議以災區過廣決從關稅項下附加賑捐衆贊同
 吳毓麟宴各政團為疏通撤銷代關案投顏閣同意票
 大致已決定 中俄會議辦事處第一次開會討論中東路及接收外蒙案決先付審查
 廿三日王毓芝函小孫請由西山回京面商閣事乃小孫正赴居庸關遊歷不回京亦不赴津云
 廿四日顏定於今明兩日在農事試驗場宴兩院議員並擬宣告政見大綱 外部通知加拉罕曹已批定卅一日接見俄大使 孫中山擬設中央銀行資本五百萬委宋子文為行長
 廿五日閣孫中山已與俄代表簽定密約五條 接待俄大使禮節已擬妥
 廿六日顏以票數已有把握頗欣然自得後聞眾院開會又開散大為扼腕 交部議決路電郵附加賑捐辦法先從調查入手
 廿七日王承斌發起直隸水災救濟會
 廿八日顧維鈞以外交委員會位置議員新發出聘函七十餘件以厚勢力 加拉罕與美舒使直接交涉請速還舊俄使館措辭頗強硬

廿九日顏閣同意案雖經多方疏通尙未有效 滬商會電京反對路電郵附加賑捐及航政關稅兩項故政府擬通電解釋 閣議馮玉祥條陳收蒙計畫
 卅日蘇議員對顏之招待專以圓滑官話為敷衍頗不滿 中俄會議辦事處顧分別中東路中俄劃界及俄幣問題 咨請各外部彙集歷年案卷預備正式會議時提出
 卅一日府方意如一日不投顏閣票將撤回另提人有王毓芝或高凌霨說 加拉罕於上午入懷仁堂覲曹行三鞠躬禮呈遞國書
 八月一日顧與俄大使磋商俄國難民歸國辦法
 二日顏閣以王克敏不積極幫忙形勢已殫致二次投票不成態度消極繕就辭呈請撤回同意案另提賢能曹尙躊躇 財部以銀行界反對整頓印花稅辦法擬以新票換舊票
 三日顏閣同意案府方屬意於顏勸勿灰心 日使芳澤於上午十時到京 天津大雷雨
 四日王汝勤來京入府謁曹運動兩湖副巡閱 日俄將繼續會議解決懸案
 五日各政團現分擁顧維鈞王毓芝高凌霨數派王克敏不發歲費亦有作用顏閣前途難樂觀 永定河南岸決口百餘丈 關議各省區水災重大援案特派高凌霨為賑務督辦

近事... 中外大事表

近事 ... 中外大事表

六日項驥組織中外聯歡會為顏閣培植政黨勢力 沙面案英領對華捕復職仍主酌辦各洋商調停無效罷工團亦決定堅持仍難解決 王正廷赴西山避暑

七日曹在懷仁堂宴加拉亨及俄使館全體館員 王承斌電告俄租界董事會取消交特區管理局

八日閣議決京兆直隸各省水災關稅項附加賑捐外團已多數贊同酌加一成 王承斌以避壽午刻由豐台赴保勘災隨從簡單 閣議簡蔣邦彥為甌海關監督

九日我國商民紛紛電請外部抗議日政府新增奢侈品稅值百抽百之至不平等稅則已照會日使 滬會審公廨民事刑事請一律交還之照會已由外部送至美館 八日大校代表謁見美使述庚子賠款用途及反對之意見舒使答回國後當盡力辦理

十日津漢水災仍屬未已 英使以特區烟禁廢弛軍人販土會照中英禁烟條例提抗議

十一日顏閣案閣調停就緒王允發歲費兩月 八校代表函法荷兩使館擬請接見面述退款用途主張

十二日閣議交部訂收賑捐規則決照辦 閣議顧報告中俄會議進行情形約三五日內可開幕

十三日院議關稅附捐定九月一日實行 津地又連日雷雨据河局電訊節吃緊孫樓岳樓尤為危險 八校代表接見法使述教育界公意法退賠款應用於教育祁代辦答諸君意思當轉達政府云

十四日法使照會外部請禁止川官強徵天主堂特別租稅

北大關之南運河金湯橋之海河水均平橋車馬往來極險

十五日府方以顏閣問題與議會疏通無效成為僵局故曹以不發歲費為對付 關稅附捐外團同意承認附加以六個月為限昨覆外部矣 漢川堤岸潰決被災者二千二百戶塌倒房屋淹沒田畝甚夥

十六日部議討論庚款用途結果依據洛吳主張將來路成收入有餘款則支配全國教育基金組委員會管理 比皇因我國水災特助金佛郎五萬元

十七日庚款築路已內定教育界甚憤決向退款各國竭力說明勿使各國美意翻成惡果 蒙古宣慰使顧保唐在禮西藏宣慰使洛吳保謝國樑聞內已決定矣

十八日民黨派議員謀迎吳景濂入京恢復議長制解決政局 外部派張煜全訪英法兩使催速解決滬公廨案並望容納中政府收還之意

十九日中華改進社約八校教職員各團體開聯合會決爭庚款充作教育基金反對洛吳借名築路攘奪庚款 永定河因昨晚暴雨二小時水又漲甚危險

廿日眾院開會議員范殿棟主專列撤銷代閣案劉鴻慶主專列顏閣同意案雙方爭論用武結果調停兩案均不列議程故顏閣又無希望 北京交易所接滬電下午亦一律暫行停市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江蘇主教 姚 准刊

廣東

南川縣	合州	銅梁縣	大足縣	璧山縣
定遠縣	秀山縣	黔江縣	墊江縣	奉節縣
巫山縣	雲陽縣	開縣	石柱縣	綏定府
達縣	東鄉縣	新甯縣	渠縣	大竹縣
太平縣	城口廳	龍安府	平武縣	彰明縣
松潘廳	三台縣	射洪縣	鹽亭縣	中江縣
遂甯縣	蓬溪縣	樂至縣	安岳縣	丹稜縣
彭山縣	青神縣	嘉定府	荊邊廳	峨眉縣
洪雅縣	夾江縣	犍爲縣	榮縣	威遠縣
邛州	大邑縣	蒲江縣	瀘州	合江縣
雅州府	雅安縣	天全州	名山縣	榮經縣
蘆山縣	清溪縣	打箭爐	靖西關	
番禹縣	順德縣	東莞縣	從化縣	龍門縣
新甯縣	增城縣	香山縣	新會縣	三水縣
清遠縣	新安縣	陽山縣	連山廳	曲江縣
樂昌縣	仁化縣	乳源縣	翁源縣	英德縣
南雄州	始興縣	佛岡廳	歸善縣	博羅縣
長甯縣	永安縣	陸豐縣	龍川縣	連平州
河源縣	和平縣	饒平縣	惠來縣	大埔縣
普甯縣	嘉應州	長樂縣	興甯縣	平遠縣
四會縣	新興縣	陽春縣	陽江廳	恩平縣

廣西

儋州	赤溪廳	昌化縣	萬州	陵水縣
崖州	感恩縣	東安縣	西甯縣	
桂林府	臨桂縣	興安縣	靈川縣	陽朔縣
永甯州	永福縣	義甯縣	全州	灌陽縣
柳州府	馬平縣	雒容縣	羅城縣	柳城縣
懷遠縣	來賓縣	蟠縣	慶遠府	宜山縣
天河縣	河池州	思恩縣	東蘭州	忻城縣
南丹州	那地州	思恩府	武緣縣	賓州
遷江縣	上林縣	百色廳	恩隆縣	恩陽分
泗城府	陵雲縣	西林縣	西隆州	平樂府
平樂縣	恭城縣	富川縣	荔浦縣	修仁縣
昭平縣	永安州	梧州府	蒼梧縣	藤縣
容縣	岑溪縣	懷集縣	博白縣	北流縣
陸川縣	興業縣	桂平縣	平南縣	貴縣
武宣縣	南甯縣	宣化縣	新甯州	隆安縣
橫州	永淳縣	歸德州	果化縣	忠縣
太平府	龍州廳	崇善縣	養利州	左州
羅陽縣	萬承縣	思陵州	甯明州	憑祥州
廣甯縣	開平縣	鶴山縣	封川縣	開建縣
電白縣	信宜縣	化州	吳川縣	石城縣
合浦縣	靈山縣	防城縣	海康縣	徐聞縣

雲南

麗江府	麗江縣	鶴慶州	劍川州	元江州	澄邁縣	定安縣	會同縣	樂會縣	臨高縣
平彝縣	宣武州	武定州	元謀縣	祿勸縣	太平州	安平州	茗盈州	結安州	結倫州
霑益州	陸涼州	羅平州	馬龍州	尋甸州	龍英州	都結州	江州	思州	上下凍
順甯府	順甯縣	雲州	曲靖府	南甯縣	寶甯廳	廣西州	師宗縣	邱北縣	彌勒縣
白鹽井	南安州	鎮南州	廣通縣	大姚縣	潯江府	河陽縣	江川廳	路南州	景東廳
楚雄縣	定遠縣	石膏井	黑鹽井	姚州	通海縣	河西縣	嶧峨縣	蒙自縣	楚雄府
臨安府	建水縣	石屏州	阿迷州	甯州	雲南縣	鄧川州	浪穹縣	賓川州	雲龍州
晉甯州	呈貢縣	安甯州	龍次縣	祿豐縣	昆明縣	富民縣	宜良縣	嵩明州	
昆明縣	易門縣	大理府	太和縣	趙州	雲南府	向武州	富民縣	宜良縣	
雲南縣	鄧川州	浪穹縣	賓川州	雲龍州	呈貢縣	安甯州	龍次縣	祿豐縣	
雲南府	昆明縣	富民縣	宜良縣	嵩明州	宜良縣	嵩明州	嵩明州	嵩明州	

貴州

仁懷廳	遵義縣	桐梓縣	綏陽縣	正安州	仁懷州	新平縣	普洱府	甯安縣	思茅廳	他郎廳
遵義縣	桐梓縣	綏陽縣	正安州	仁懷州	威遠廳	蒙化廳	永昌府	保山縣	永平縣	
平遠州	黔西州	威甯州	畢節縣	遵義府	騰越廳	永北廳	開化府	文山縣	東川府	
餘慶縣	石阡府	龍泉縣	大定府	水城廳	會澤縣	巧家縣	鎮沅廳	昭通府	思安縣	
清平縣	荔波縣	平越州	湄潭縣	婁安縣	永善縣	鎮雄州	鎮邊	撫彝廳		
都勻府	八寨廳	都勻縣	麻哈州	獨山州	貴築縣	龍里縣	貴定縣	修文縣	開州	
興義府	興義縣	普易縣	安南縣	貞豐州	定番州	思州府	玉屏縣	青溪縣	安化縣	
鎮甯州	永甯州	清鎮縣	安平縣	郎岱廳	天柱縣	黃平州	銅仁府	銅仁縣	松桃廳	
開泰縣	錦屏鄉	永縱縣	安順府	普定縣	天柱縣	黃平州	銅仁府	銅仁縣	松桃廳	
鎮甯州	永甯州	清鎮縣	安平縣	郎岱廳	天柱縣	黃平州	銅仁府	銅仁縣	松桃廳	
鎮甯州	永甯州	清鎮縣	安平縣	郎岱廳	天柱縣	黃平州	銅仁府	銅仁縣	松桃廳	